



正是人间好时节

□周成芳

父亲的庄稼

□杨小霜

春天，花团锦簇。女人如花，春天是女人的季节。去年这几天，我不巧去了大西北，错过了赏花的最佳时期。人生就这样，你选择了这条路，就会错过另一条路上的风景。

今年无论如何得跟花儿碰个面。前几天在黄绒毯般的菜花丛中逗留了一下午。年过古稀的浦叔专注地举着相机，他的老伴正一脸灿烂地摆着各种pose。粉红毛衣在菜花丛中很出彩，舞一舞手中的白纱巾，古稀秒变花甲。再迎着白云跑几步，花甲变半百，跑着跑着，眼前的阿姨跟金灿灿的油菜花一样风姿绰约。

菜花在朋友圈刷了几天的屏，轮到李花闪亮登场。雪片一样的李花开在漫山遍野，也开在我的心里。先生说周末去桃坪看李花吧，中午在于风家吃饭。我一声尖叫。于风的“家”其实就是李花林边搭建的一个可移动的蓝色铁皮房。叫我心动的，是摆在坝子里的那张餐桌，正好能圆一回我向往已久的野餐梦。

眼前一树一树的李花开得密密匝匝，像是把一面山坡都盖住了。沿一条花瓣铺就的石梯往上爬，李花越开越泼辣，像是直接开在天边。别的地方也开有这样繁密的李花么？都说风景在别处，我老觉得最美的风景就在家门口。

两年前我也来过这片李花林。那天我穿着新买的格子裙，在李花树下来回

穿梭。好像才没多久呢，怎么就过去了700多个日子？走到曾跟我合过影的那棵李树下，突发奇想摆同样的造型拍了一张跟两年前一样的照片。可哪能真正一模一样呢？服饰不同，发型已变，连朋友圈点赞的网友都有了变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于风正在露天灶台上忙碌，他的妻子萍萍系着围裙在一旁搓肉丸。我打着帮忙烧火的旗号坐在柴灶前。木块在火丛中噼里啪啦地响，锅里飘出的腊肉香钻进我的鼻孔。我想起了童年在乡下姑姑家的情景。于风将猪肝倒进锅里准备翻炒的时候，才发现我早忘了添柴。

鸡汤上桌了，腊肉、香肠摆成盘，像是艺术品，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蔬菜还带着土地的清香，一桌人直呼过瘾。

约萍萍一起沿着山坡散步。几年前她在于风的召唤下从川西平原来到小山村里。她圆圆的脸上始终有光，嘴角带着笑意，见谁都像见到亲人。

我们在开满李花的山间小路上边走边聊。于风都四十大几了，还在艰难创业。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没法想象你们简陋的居住环境，却从没听你抱怨过。同为女人，我心疼她的不易。她呵呵一笑，说自己每天养鸡养鸭，种菜做饭，空了逗逗猫猫狗狗，天气晴朗的日子，撑一根钓鱼竿在门前池塘里钓小鱼，

这日子挺好的啊！

只要夫妻同心，共同打拼，日子就有奔头。她边说边捡起几朵掉在地上的李花插在头发上，笑嘻嘻地拿起手机玩自拍。阳光下她的脸跟李花一样光彩照人。想起书中读到的一句话：“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那一刻我确信她是幸福的。

返回她家的院坝里，于风领着我们去屋后的小桃源，一树树桃花正活泼泼地开着，映红了我们的脸。几棵香椿树已长出细嫩的椿芽，嫣红的叶、油亮的梗，凑近闻了闻，浓郁的香味让我忍不住又一阵尖叫。掰几枝带回家做椿芽炒蛋，这是春天最惹人贪恋的美食。

突然有些羡慕萍萍，她居住的铁皮屋里很简陋，连一扇明亮的窗户都没有。但一走出屋子，就像走进广阔的乐园。雄鸡在打鸣，鸭子在池塘里嘎嘎地叫，鸟儿在树上唱歌，小狗在身后摇尾巴，各种时令蔬菜在努力生长，果树有开不尽的花，结不完的果。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世外桃源吗？

夕阳西下，该下山了。若不是有朋友提前在城里安排了聚餐，我真想赖在那里用完晚餐再回。同行的李君感慨又度过了快乐的一天。我文绉绉地补充一句：漫山遍野皆春色，正是人间好时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栽秧不怕连绵雨

□吴天胜

清明前后，秧苗才高约半尺，心急的农民已迫不及待地开始栽秧了。

秧苗是惊蛰后撒进秧田育好的。育秧是技术活，年前买好的谷种被父亲用温水泡一整晚，然后装进箩筐，捂上棉被，两日后就发芽了。

那两日，父亲已把秧田平整好。秧田要选泥软、肥沃、水源充足的水田。那块田从去年秋收后一直蓄着水，泡了一个冬，泥土特别软和。头年的稻茬腐烂在田里，成了最好的有机肥。平整前再犁一遍，耙平，分成一米宽的畦，用长条凳或木板将畦刮平，就成了育秧田。父亲将冒出白芽的谷种均匀地撒在畦上，覆上薄膜，只等它安静地生长。

此后，父亲每隔几日便到秧田察看，时不时地揭开薄膜，给新长出的秧苗透气，如同养育儿女一般。这种养育很重要，需得仔细。如没盖上薄膜，恰遇倒春寒，会把谷种冻坏。倘若天气热，没把薄膜敞开，又可能“烧”死谷种。毁了谷种虽可补种，但却耽搁工夫，最后栽秧、收谷等农事都要走到别人后面，招人笑话。

因了父亲的仔细，我们家的谷种很少出现冻坏或烧死的现象。秧苗长至两寸高时，天气逐渐暖和。揭开薄膜，秧田一片嫩绿。微风吹来，秧苗你拥我挤，纷纷滋长着要栽入稻田的心思。

小时候，没有机械化，栽秧全靠人工。为了帮助大人们干活，学校特地放了农忙假。

其实，谷雨才是最适合栽秧的季节，不冷不热，宜于秧苗扎根分蘖。可是，谷雨连着清明，那段日子天始终下着雨，父亲称它为连绵雨。

我和哥哥站在屋檐下，望着满天的细雨，有些畏难，不想去栽秧。

母亲就说：“栽秧不怕连绵雨。”这话，几乎每年都听说，许是祖辈传下来的俚语，那时的我却不太懂。母亲解释说：“如果非要等到天放晴了再去栽秧，不但会错过适合的季节，而且会影响以后一连串的农事。正如人生有些事，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母亲的话我们似懂非懂，却仍然披上蓑衣、戴上斗笠，不再顾及下雨，纷纷下到田里。

最先栽的是一块大田，队上的人叫它“十七挑”，约有四五亩的样子。水稻田早被犁过一遍，耙过一遍，且已施上底肥。这些水稻田虽不比秧田好，但也不

赖，都是种水稻的优质田。

栽秧最考技术，农活干得好的，不用拉绳就能栽得横平竖直。我们的水平只适合在已打好的行里栽秧。打行是由两人在相对的田埂上将绳子拉直，用木棍固定在田埂上，然后顺着绳子栽成行。

站在打好的行里，从田埂处起步，并排等距栽上五六棵秧苗，边栽边退。我们栽得歪歪扭扭，行距宽宽窄窄。父亲不时提醒着，教我们在退的时候，眼睛要盯着最先栽的那棵。果然，我们照做后，秧苗栽得直溜些了，但比起大人们栽的，还是要歪斜得多。

那时，细雨变成细丝，斜斜地落入田中。雨丝很密、很轻，滑入田中毫无声息。有些雨丝趴在斗笠上，像我们一样不愿下田。聚得多了，积成串珠，每次弯腰，便有几串珠子哗啦啦坠入田中，惊起一汪汪水花，惹得我和哥哥哈哈大笑。细雨中，我们边退边栽，一行行青绿的秧苗在眼前越来越长，越来越宽。

彼时，从田坎上路过的队长就会考我们：“你们几个读书娃儿，哪个来说说为什么要退起栽秧？”

我的课外书看得多些，马上接嘴说：“布袋和尚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凉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退是一种智慧，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进。”

队长大赞，父母也很高兴，仿佛看到田里的秧苗正在茁壮生长。

“十七挑”果然大，即使全家总动员也要栽两天。栽完最大的一块田就剩一些小田，小田栽起来要快得多。

连绵雨下个不停，我们栽秧也不停歇。要连着忙碌一周多，所有水田才能栽完。剩下的干田则要等油菜或麦子收割后才能栽了。

秧苗栽下后，一两天后就能扎根。这期间，父亲还要去补栽。他会在我们栽得过稀的地方补上一两棵，或将漂起的秧苗重新栽进去。原来，我们在边退边栽的时候，一些秧苗栽进了我们踩过的脚窝里，秧苗扎不住根浮了起来。

几天下来，大人们累得腰酸背痛，直不起腰来。我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吵着说腰痛。大人们佯装要打，乘机在我们的腰上挠几下说：“小娃儿哪里有腰嘛。”我们痒得哈哈大笑。

笑声穿过细雨，飞入稻田。秧苗在笑声中快乐地分蘖，拔节……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能懂的诗

醉春（外一首）

□石胜元

阳光在花瓣上跳跃
像一串金色的音符

微风轻抚着柳枝
荡起绿色的涟漪

鸟儿在枝头上歌唱
谱写着春天的乐章

鱼儿在水中央悠闲
画着一条春色的弧线

田野农夫的身影与犁铧
一起翻动着泥土的芬芳

伫立春天，我陶醉
在生机盎然的画卷里

惜春

春日暖阳，油菜花
在田埂上流淌，金黄
漫过篱笆，漫过农人
的草帽，漫过整个春天

桃花在枝头燃烧
粉色的火焰
点燃了少女的裙摆
和游人的镜头
蜜蜂在花间穿针引线
缝补着冬日的裂痕
蝴蝶的翅膀，轻轻
掀开春天的扉页

我站在春色里
不敢眨眼，怕错过
这一场盛大的绽放
怕错过这转瞬即逝的春天
（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硬笔
书法家协会主席）